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晋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七

墓兆門

袁安書生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仕東漢永平為司空為政雖號嚴明然未嘗鞫人以贓罪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為也聞者感激自勵初因父没母使安以鷄酒詣卜者求葬地道逢三書生

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我能知之安以鷄酒為禮畢乃指一處云葬此者當世為上公便與安别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其所占之地遂為司空子孫昌盛四世五公焉漢史及幽明録

孫堅異人

孫堅既遭父喪出求葬地忽有一異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稱帝乎曰欲帝異人乃指一處喜悦而去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為監丞鄰黨相

送其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孫將為長沙矣後果起兵於長沙自權至晧四世稱僣果葬地所致耶將晉運方興故止四世耶大抵天命前定故事無不合耳廣異記

滕公佳城

滕公夏侯嬰也嘗往東都出門馬鳴跑地不進久之公命掘地得石椁銘文極古異人莫之識以示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文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

居此室公嘆曰天也吾死其安此乎遂葬其地蜀異志及幽明録

陶侃牛崗

陶侃微時丁家艱將葬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諳一山云此亦其次也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山與周訪訪父葬焉後侃果為三公而訪三世為益州刺史如其所言異哉晉史

郭璞桑田

璞嘗為其母擇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由此觀之水陸更變莫不有定數而況於人乎注闕

庾氏生金

庾氷嘗令郭璞筮其墓以占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貴然有白龍者凶徵也若墓碑生金乃庾氏之大忌後氷子緼為廣州刺史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其

來妾秘愛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異於常狗共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之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為桓溫所滅如璞之言異哉同前

處俊壓角

郝處俊在唐武后為侍中既葬有書生過其墓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斲高宗多病欲遜位武后處俊極諫事遂沮后素銜之至其孫象賢武后因事誅之遂斲夷祖父

棺冢書生之言至此而驗矣非禍福前定而兆見於墓耶唐史

明徹白馬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仕梁為司空性至孝嘗感墳塋未修家貧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乃之田中仰天號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及秋大穫足供葬用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

應明徹最小子也噫富貴固有前定乘馬逐鹿亦復已定於前行止果不由人明矣南史

沈彬石燈

郎官沈彬既葬掘地得石墓中有石蓮花燈三碗無它物傍有銘云開成二年開雖開即不埋石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因遂葬之無乃天造地設藏之以待彬耶胡為而前定若此也乘異記

韋墳𦿋曰

杜牧作韋溫墓誌云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曰吾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為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㣲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宵夢涉滻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遂寤今萬日矣天使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果翌日不救銘曰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為之樊川集

崔巽三年

唐明皇獵於温泉之野鵰飛兎走御駟駿疾馳約二十里左右多不能從惟白雲先生張約馬快能從帝緩轡過一山有新墳居其上先生顧視甚久帝曰如何先生曰葬失其地安龍頭枕龍角不三年自消鑠傍有樵者帝問何人葬此樵者曰山下崔巽家帝令引至其家巽之子尚衣斬衰衣巽子不知帝也乃延入坐帝曰山上新墳非吉地也巽子曰父云遺言葬此不敢違命帝曰

汝父遺言何説巽子曰父存日有言曰安龍頭枕龍耳不三年萬乘至帝驚顧嗟嘆稱美先生曰臣學未精且還舊山後詔捐巽子終身傜役摭遺

郭璞龍耳

璞甞為人葬晉帝微服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來問耳帝甚異之晉史

智與竹杖

唐王智興始微時常為徐州門子有道士寓居門側智興每旦起掃帚必掃道士之門久而感之謂智興曰吾善審墓地若議葬當為子卜之智興他日引道士出視地道士以所執竹杖表一處曰必葬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後智興再往理穴其竹杖有枝葉叢生心異之遂葬焉其後果至侍中云注闕

羊祜折臂

羊祜嘗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

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後祜因墮馬折臂位至三公信乎墓之有吉凶不誣也晉史

伯玉暴貴

荀伯玉廣陵人徼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命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後伯玉為齊高祖親信軍國密事皆委之權重朝右每暫歸休軒蓋塡門為武帝深怨至永明元年伏誅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

得後出家為尼伯玉暴富貴而卒敗亡一如相墓之言嗚呼葬古無有也後世用之風水地理山川向背其吉凶亦從而生矣後之葬者可不慎哉南史

張裕累世

張裕吳郡人事宋為會稽太守五子演鏡永辨岱俱知名時人謂之張氏五龍初裕之祖澄當葬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則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者位光

禄年六十而卒子孫果皆昌盛云南史

流之改葬

後魏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決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頼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異其事乃為之造棺槨衣服取其柩而改葬之嗟夫流之何人而姓名先見於三百年前彼亦何人而知三百年之後有一高流之耶盖凡物莫不囿於有形有形則有定數將亦以數而知之也注闕

靈運古冢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繇故知冢已八百年矣水經

王果得銘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於江檗艤舟見岩腹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登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曰吾被責雅州

固前定不然何以五百年而知吾之來乎乃為収葬而去同前

大雅不利

温大雅字彦洪并州祁人性至孝與弟彦博大有皆知名仕至禮部侍郎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歳餘果卒

唐史

洛陽南市

洛陽南市即隋豊都市也掘得一冢棺中一人皂幘朱

衣有銘曰筮言居朝龜言居市五百年間於此見矣校其月日當魏黄初二年也唐史

地理吉凶

李侍郎諮與畋議地理事曰史中有言因葬而至公卿者亦有因葬而至凶禍者信矣乎畋對曰凡人與萬物悉受命於天謂之天命天能生之故隨命之多少地能養之故隨分之厚薄若以吉凶禍福因地理而得之謂之地命可乎公曰若然古之因地理而得禍福者此皆

安矣曰非妄也易云觀其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已為福善福善之物應之已為災凶災凶之物應之其感在已其應在彼撫是而論之命果在天不在乎地詳矣公曰聖人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何也曰大凡置器用之物猶擇其地況於親乎卜之者慮坎穴之下有湧泉伏石之類耳非僥倖求福也據陰陽家流以地平坦為上其次東南傾西北高傾則水順流而不擁高則岡繞抱而不缺斯大槩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公曰然

命果在天不在乎地感在乎已應在乎彼物理之然也

該聞集

吕才葬論

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頳齧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説

出於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為妨禁以售其術其書乃有百二十家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術者之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致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祚乃無永臧孫有後於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絶後於荆不聞葬得凶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為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

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葬世之人為葬巫所欺妄擗踊荼毒以期僥倖由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詭數禮俗皆不可以為法此吕才之論也予嘗原才之意蓋患陰陽家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故以經史推處其驗謂富貴壽夭皆由於天而不由於葬人宜修德以迎之其意甚善然不知古之葬者雖不主於吉凶後世用之風水地理山川向背其吉凶亦從而生矣如陶侃牛崗郭璞龍耳處後壓角庾氏生金

班班史冊禍福昭然不可不信以愚觀之貴賤貧富死生壽夭雖有前定亦由葬以致之茍作善而福至則葬得其吉作惡而禍降則葬得其凶所謂有福之人不居無福之地此最確論也後之人無以吕才之言而忽於卜葬無以葬巫之術而怠於修德二者兼慎而審處之則善矣 唐史

葉公陰宅

沙陽葉公隆吉未第時求陰宅葬其先人未得一日有

林璣者謁之曰比距縣五里山名羅源有地可葬葬後一紀定出蟾苑客因曰卧龍欲騰頭角起乃安龍頭案龍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孫折桂無窮已葉曰本朝自來辰戌丑未年為廷試何得申酉耶客曰五行推遷乃若此後國家以冦難多事廷試忽移戊申是歲葉果登第計其葬恰一紀事之前定可知矣唐史

由余氏墓

錢文炳蘇州節度使元鐐之姪仕為元帥府判官檢校

禮部尚書顯德中累入京為供奉有文學口辯善應對妻丘氏開寶五年卒炳求吉山擇墓地炳幼精於青烏之兆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得一穴自相之曰此吉地有僧常泰亦謂之曰此地據山之崗當是古賢之墓尚書不可重營炳不從遂躬督役夫開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柩已成灰但骸骨一副在石之上身長一丈脛骨三尺明若金色更無他物東畔一銅酒鐺皆青花西畔一古劍劍已碎餘大玉鏢在靶亦是玉刻為合抱芙蓉

玉色瑩然炳心欲之令役夫不得入炳自醉酒下穴取其環靶忽然一枚黑蜂大如毬子從劒下飛出於炳右眉上螫之炳便悶倒頭腫如斗肩輿還宅其夕遂卒常泰掩之如故至異日其子知玄號踊之次冥然困睡忽夢一古丈夫長丈餘被魚鱗甲握大劒跣足足色如金前謂玄曰我帝堯時由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同禹理水有功得封於吳卒葬於此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甚吉居之極安汝始開吾石板固已非矣而

輒欲奪吾玉劒過孰大焉今雖擊死然隷吾籍中吾在冥府大有所主汝父且無苦勿念之遂驚覺由是推之墓之吉凶始自盤古由堯至於開寳幾數千年矣各有定分則不可妄干後之審墓地者宜鑑兹哉錢希白小說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七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八

雜誌門

敬達玉琬

後唐袁洪禦為雲中從事尤精算術同府令算庭下桐樹葉布算良久曰若干葉衆不服命撼去二十二葉復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葉矣審視之兩葉極小止當一葉矣張敬達有二玉琬洪禦量其廣深算之曰此琬明

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敬達曰吾謹藏之能破否即令貯大籠藉以衣絮鏁之庫中至期庫梁折正壓其籠二琬俱碎嗟夫一琬之碎猶不逃於定數而况人乎稽神録

文孝石匣

洛中地内多宿藏凡置第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為妄費及建

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而書法古怪無人能讀匣得黄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第之直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款式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不妄費安可得也筆談

劉毅齋名

桓玄在江州造盤龍齋後劉毅爲刺史居之毅小字曰盤龍云芝田録

南雍羊壇

南雍州記云襄陽有壇號牽羊壇刺史初至必牽羊詣壇令繞之以其遭數驗臨州之年晉文帝為刺史羊行六遭不止强之果八年而後遷也襄陽耆舊傳

李相紗籠

李藩丞相方未第時有人告曰公是紗籠中人問其故則曰冥司凡台相則立其象以紗籠護之後藩果至台輔乃憲宗之時也原化記

宣宗探圓

唐宣宗將命相必探中外人望為相者三兩人姓名撚之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意李孝公景讓竟探名不得此可以言命也夫盧氏雜畧

盧齊暴亡

永徽中盧齊卿暴亡及甦云見其舅為冥司判官有吏以文書呈曰宇文融為宰相舅曰此人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不可改若歲月遠近則由裁判舅乃紙尾

判一百日既而融果入相百日而罷人之官爵隂注已定則不可改人力區區何為哉唐宋遺史

鍾李同出

南唐鍾謨李德明寵遇日深勢望輝赫嘗二人同出傍有老叟竊指之謂人曰此二人一人無頭一人項上有繩未幾德明棄市謨自經而死同前

耿詢太史

隋大業中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太史令袁充少府

監何稠等驗三辰度數晝夜運轉毫釐不差甚嘉之欲用為太史令詢聞之笑曰詢故未合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終宇文化及簒叛詢為太史令謀歸唐事覺被害時年六十五觀詢之藝能術數蓋亦張衡郭璞之流也大業拾遺

房琯龜玆

房琯次律河南人也甞祈邢和璞算終身之事邢曰若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病起於

魚殰而休於龜兹板後房自袁州罷歸至閬州舍於紫極宫適見工人治木房怪其木理成文問之道士曰數月前有賈人施此龜兹板數斷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吳繪邀房房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刺史且以龜兹板為託是夕病繪果卒焉酉陽雜俎

多遜崖州

盧多遜開寶中自尚書知制誥出鎮州未久召歸將大用過洛皆郊迎有田碚者見之嘆曰吾曹得似此人足

矣旁有老人曰君無恙此人今雖榮顯後五十年即不如一切人田方欲揖之忽不見或曰此沈老也久不到城不知何故忽來田乃訪之欲問終身休咎沈老曰素不解此田曰昨日同在城中親聞君言沈曰老人不入州縣二十年矣前日晝寢偶夢到城亦記見君等不知夢中之言因何而發也啓亦怪之以多遜方奨用不敢言及其南竄沈言乃驗良由陽受陰注數不可逃彼沈老以專精知之寓於夢而發於言耳酉陽雜俎

顔濬廢閣

會昌中有顔濬秀才遊瓦官寺遇陳宫人同遊是寺語濬曰今日偶此登臨為惜高閣不久毁除故來一别耳後數月其閣果因寺廢而毁焉蜀異志

抽籤為戲

盧相多遜方丱角其父攜就雲臺觀小學與羣兒戲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之為戲時多遜尚未識字歸以示其父詞曰君出中書堂頗因天水白登仙五

十二終為蓬島客父見之頗喜廹作相與秦王連謀事敗始因遣堂吏趙白遂南竄卒於朱崖果年五十二䜟語無一字差事之前定一至於此可不信哉蜀異志

分河取丁

常有人自冥司放還道中聞人語云欲分黄支前者要令三丁取一計工不集今請二丁取一矣後數月節度薛公奏議分滑州河一支以免衛城之患先乞三丁取一後更乞二丁取一乃成皆如所聞大抵天下事雖出

於人為必先定於陰注殆假手於人耳事成而自矜良可嗤也幽怪錄

鶴林花歸

殷七七名文祥每醉歌曰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鶴林寺有杜鵑花貞元時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於此或見紅裳女子遊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或謂七七曰此花可開副重九乎曰可乃前一日往寺中宿中夜女子謂七七曰妾為上玄所命來司此花

非久却歸閬苑今與道士開之來日晨寺僧訝花漸折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閬苑矣沈汾續仙傳

丘瓥三笏

丘瓥為兩浙進奏開寶末年廣州牙綱到吏私藏一牙瓥易得之命工解笏得五面其中三面甚大工曰此笏紅文光瑩頗殊等有一聶長史者年過八十餘善相笏召使相之既至命水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視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更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

三者熟視之曰卿監笏也亦可為節度使而非真其後不數日忠懿王急須一大笏戀乃以第一面附歸蓋欲致之於武肅王祠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公遣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於相第執之十餘年餘第三面戀以奉錢昭宴昭宴後太平興國二年除衛尉卿知滑州皆如聶之言嗟乎三笏同出異用物固不逃於數矣是何聶老之術其妙如此耶錢希白小說

沈良借緋

沈良除大理寺丞通判吉州借緋遂至鋪家買一笏次有一道士行乞至鋪見沈持笏乃曰貧道善相笏見沈笏曰此只是借緋笏耳官人爭得賜緋賜紫笏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笏借緋兼是吉州通判執得沈大驚延於靜室祈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赴任如獲罷後貧道方為官人別選一面朝官笏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去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於吉州章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 錢希白小說

魏瓘築城

魏侍郎瓘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頽墊得古磚磚面刻四大字云委於鬼谷蓋合而成魏也感其事異乃大築子城繞罷詔仲待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之亂寇廣外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固民逃其中獲免者甚衆賊退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諌議大夫城不知起於何年而四字之應果驗於後事之前定如此豈人力哉雜録

陳氏修廟

鄭內翰毅夫知荆南一日虎入市嚙數人郡大駭競修
浮屠法禳之鄭公諭市民曰城隍廟在子城東北荒頹
久不葺汝曹盍以齋金修之獨一豪民陳務成者前對
曰某願獨葺不須齋金也因遂修之換一巨梁皆鑿一
竅闔一板於其中其下宛若新墨云維大周廣順二年
歲次壬子五月某日建其旁又大題四字曰遇陳則修
陳氏以縗巾襲之獻於府鄭公奇之特為刋其事於新
梁之脅其末云噫此能以物之極理推而至於斯乎寧

得先知之神乎以此知事之前定不可易也可疑者何古人獨能而今人不能耶治平丁未歲安陸鄭獬荆南畫堂記（毗陵集）

孝先竹牀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牀以某年某月造至某年某月日為孝先所壞自其數耳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

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也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不遠千里皆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因以致富今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偽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也毗陵集

全僧修寺

泗州大聖西竺國人唐高宗時始來中國出處無常聽其言者初若狂已而皆驗常憩毗陵國祥寺殿將毀壞

師潛以衲衣置梁上仍告人曰有人王來修此寺師遂行後三十年其寺乃大興皆僧全氏之力師言人王之驗也王元澤文集

曹翰屠城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始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勑處斬

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命歟筆談

吏人移廊

寶元己卯歲文瑩遊泗州盱眙縣時龍圖吳公中復初筮尉此邑瑩謁之見其廳事摧倒延瑩别齋因説棟橈之由云此廳不知其幾千百年凡直吏者無一日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僕大驚謂吏人必齏粉矣急開扉呼之則五吏皆聲喏恠問汝輩夜來何處知更對曰某

等廳上知吏皆見甲士數人仗戈叱起令速移東廊稍緩則死遂驚怖顛仆疾走而去未及廊則廳已摧矣公曰皂隸愚賤人也尚有物衛之況宗髙聰明富貴前定而無護持者歟雜錄

拱聖節度

太宗善望氣一歲春晚幸金明池回蹕至拱聖營忽大雨有司供御無雨仗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曰此營宅日當出節度使二人蓋是時二夏昆仲守恩守贇

在營方丱角後侍真宗於藩邸乃龍飛二公俱致崇高守恩為節度使守贇知樞密院終於宣徽使朝野雜録

賈升知觀

道士賈得升陳希夷門人也雍熈中先生謂賈曰華州老君殿後有神人黒衣冠傳北極紫微帝君之命汝可立北極殿昔唐時以此為祈真之館今吾復遇此神後二十年此觀興矣惟汝得當之後先生將終密書奏疏遣得升詣闕投進太宗賜之紫衣師號使主其觀事

又賜錢營北極殿以終其志後真宗祀汾陰再幸其所瞻先生遺像召賈得升對行宮建聖祖本命元辰三殿先生始言二十年此觀興矣逮此正恊其數果得升當之由是知廢興之理皆有定數而况於人乎陳摶傳

王慶叙功

唐莊宗得天下有從行禁旅王慶乞叙功賞奏大軍濟河日係第一隊及入汴日又係前鋒合遷補帝頷之使且去他日又奏帝不納或謂曰帝方好音樂令樂工多

被恩賞子何不為之慶乃學吹管得供御終不獲慶後事李嗣源嗣源亦陳述其事帝曰朕亦知慶有功但吾見其面則憤然安更有賜與之意帝因舉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信哉莊宗之言也人君提賞罰之柄一喜怒為人之禍福王慶雖有功而前定不合富貴雖區區陳述烏能回帝之意哉翰苑名談

于生遇風

于立禮元豐時自嶺表歸至落星廟舟遇風而沉立禮

為人導至一處有榜曰三江都水使者立禮趨庭有官坐庭上曰舟覆損幾人吏曰都不救官曰若有數未盡者立當送還命吏視立禮簿籍吏出曰立禮算未終官曰速送去立禮出門為吏推之遂浮沉波浪漁者獲之乃免以此知人之算數皆陰籍注定也翰苑名談

張洎修廟

叅政張洎常奉使還經宫亭湖風波忽起因心禱求利涉既而夢一紫衣丈夫與一女子偕至揖與之坐不敢

固命之乃坐終恐懼不安席而去及船至岸見山上有
廟問之乃宮亭神廟入廟見其神與所夢正同因許為
修飾而終不果及叅大政始加葺焉初湖側鄉人皆欲
修廟輒夢神曰此自有為吾葺者爾不當治民怪之而
止及是始寤夫太道之行天人交感當公寤寢之際豈
自知輔翌皇運叅決天下之務哉而山川之神惕然祇
懼豈非冥數先定而靈心協應者乎昔顧呉郡得方山
而艤舟王仲德見白狼而紓難皆冥祐既至而豈報隨

之時雖不同事則符合苟非道與運會才由世出則安能使𤣥符感發兆於暗昧如是其彰灼乎 吳淑左里廟記

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之公攝錄參眉山尉有得盜蘆服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呼盜謂曰汝寃盍自言吾為直之盜果

稱寃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掾尉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禄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孫官學益盛而

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矣而獄久不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尉掾歟然則後之人希賞而害人者可不戒乎歸田録

孫何第一

太宗時親試進士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而何苦思遲自謂必居其下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精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

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此不謂之命乎歸田録

亞夫角聲

元祐四年夏王聖涂至河中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七日丁母憂去至九月孫復曰角聲不和尤甚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

任明年春卒玆盖禍福已定而形於聲音孫以審音而知之也澠水燕談

士衡無失

李士衡為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為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闗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踈漏副使實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而以已物覆其上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則難免副使倉皇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

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撿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得失之分人力豈能勝天哉錄之可以為姦巧小人之戒澠水燕談

范客薦福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范公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一飽天下至寒餓者無在其右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值千錢文正為具紙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謂之

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又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冷齋夜話

郭注求室

韓魏公客郭注才甚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賙恤為求婚將遂則其人必死公乃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是殆與范公客同科也魏范功名富貴如泰山黄河日月所不能老而兩客乃爾謂非前定可乎同前

吳僧寶鑑

嘉祐之沈括之伯兄為衛尉丞有吳僧持一寶鑑云齋戒照之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以水濡其鑑鑒不甚明髣髴見人衣緋而坐時伯兄為京寺丞衣緑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以英宗覃恩果賜緋後其僧來京師蔡景繁為御史嘗照之見著貂蟬甚善不旬日攝官奉祠遂假貂蟬鑑之所卜固甚異何人之前定乃如此耶筆談

列子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顔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三十二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下而困於陳蔡商紂之行不出三仁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常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冨於展禽若是力之能奈何壽彼夭此窮聖達逆賤賢貴愚貧善冨惡耶力曰若是則我固無功乃命之所制也故注曰命者必然之理素定

之分豈不信哉列子力命篇

禹錫分定

唐劉禹錫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日霹靂遶戶外不絶宣曰我持律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乃褫三衣於戶外恐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止宣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空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螭之藏處也禹錫云斯龍亦可謂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猶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

逃乎嘉話録

鄭珏吉凶

鄭珏當唐昭宗時作相文章理道典贍華美小字十九郎應舉十九年方及第又第十九人至相亦十九年時皆異之頃歲眉陽有孫六文者妙於推步嘗謂畋曰一生吉凶須值三即變後如其言年十三有詩名二十三丁先考憂三十三值李順叛四十三校成都解五十三直太學講六十三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縣七十三罷

和議郡赴闕致仕八十三病草不死今又五年矣不知此去復何如也乃知稟形識於天地之間者固不可逃於數也李畋自述該聞集

胡宿名言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常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誚世以為名言澠水燕談

東坡分定

東坡居士嘗曰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毗陵集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九

為善而增門

韓厥紹孤

晉司冦屠岸賈欲治靈公之賊韓厥曰吾先君以為無罪不誅也賈不聽遂殺趙同趙括趙嬰齊等趙朔妻遺腹生趙武公孫杵臼以謀死而使程嬰護武匿山中育之後景公疾卜之以為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公以問

韓厥厥曰趙氏無罪國人念之故見於龜策且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於是薦其孤而立之以趙氏田邑畀趙武其後韓厥子孫列為諸侯享國十數世與趙魏相始終韓氏於晉未有大勲其所以至於此者太史公特以能紹趙孤為天下之隂德而享斯報焉太史公誠足以為篤論之君子也歟左傳史記

臧孫有後

魯隱公將觀魚於棠臧僖伯諫不聽遂往陳魚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至桓公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太廟臧哀伯諫之亦不從哀伯名達僖伯之子也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其後哀伯之子辰是謂臧文仲辰之子許是謂臧宣叔許之子紇是謂臧武仲數世皆為魯之名臣左傳

叔敖斷蛇

楚孫叔敖乃蔿賈之子曰為艾獵是也為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

在對曰敖聞見兩頭蛇者不祥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也母曰無憂矣我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其後果進為楚令尹城沂之役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故傳言其能使民是也列女傳

張湯有後

張湯仕孝武為御史大夫雖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其子安世忠信謹厚讌慎周密進引士

大夫而不使知出於已有醉郎小便殿上主事曰行法
安世以為牖水漿而釋之其隱人過如此又復志尚廉
退動戒盈滿屢辭俸禄身衣弋綈安世子延壽亦歴位
九卿延壽子勃勃子臨皆有謙儉之德安世兄賀以得
幸衛太子下蠶室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孫收養掖庭
賀傷太子無辜視養拊循甚恩甚厚及壯教以詩書以
家財為娶妃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宣帝為置守冢二
百家封其子為恩德侯安世小男彭祖又少與宣帝同

席研又封為陽都侯賀孫覇年七歲亦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為侍中中常侍諸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自漢興至王莽世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故史氏云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予考驗其事葢湯之揚善止及其子而後之榮盛累世皆安世與賀積德之致上天報施確然於此矣前漢

王忳繡被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疾困慼而視之謂忳曰我腰下有金十斤死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絶忳乃鬻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後歸署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忳言之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馬奔走入它舍主人見之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并及繡被主人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因説葬書生事并道其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何意卿乃葬之大

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忳俱迎彦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後漢

丙吉非死

丙吉字少卿武帝末年巫蠱事起詔治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深哀曾孫无辜會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分遣使者詔獄繫無輕重皆殺之使者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並赦之繫者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及宣

帝立絕口不道前恩後吉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死疾也病果瘉遂代魏相為丞相前漢

王賀必興

王賀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盜賊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皆縱不誅他郡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已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者子

孫必封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必興乎翁孺生禁禁生女政君乃孝元皇后也西漢

郭躬仁恕

郭躬字仲孫父弘習小杜律斷獄三十年用法平允諸為弘所决者退無怨情時人比之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家世掌法務在寛平及典理官吏斷刑率從矜恕又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遂著於令又章和元年赦繫囚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為上言肅宗善

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子晊至南陽太守子鎮為尚書孫程立大功遷尚書令封定潁侯子賀成侯賀弟禎至廷尉禎弟子禧至太尉子鴻城安鄉侯子孫為三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范瞱之論謂躬平刑審斷幾於得情則哀矜而勿喜者慶延於世蓋由於此不然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善惡之報曾不旋踵而應之若答歟後漢

裴度還帶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黜塲屋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為搢紳所神公時造之相者曰公形神稍異不入相法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公貴處可别日垂訪為郎君細看之公去一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致緹褶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

以待婦人再至而還之日暮不至度乃望歸逆旅詰旦復攜往寺門始闢覩昨日素衣度趍而至撫聲惋歎若有非横度從而訊之曰父以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一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失去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憫然歸之婦拜泣請留其一以謝度笑而不納後詣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後果位極人臣噫富貴貧賤雖自有數然不可得而知也裴晉公以陰德而至貴如此為

善者可不勉哉

洪敬嫁婢

唐彭城劉洪敬字元溥世居淮肥間資財數百萬脩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中見之謂曰君財雖豐更三年大期至矣元溥憂形於色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君雖不壽而德量寛厚但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吾後三載當復此來元溥自此為身後之計有女將出嫁乃

抵維陽為求媵妾用錢八十萬得四人有蘭孫者極姝麗元溥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遭吳寇跋扈因與國同姓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盡籍沒冠平骨肉皆被俘掠不可復知妾今再易主矣元溥為太息曰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足衣冠之女而抱寃如此吾忍置之婢使人列哉遂焚其券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三月辛卯蘭孫歸夫家是夕元溥夢一人青衣槐簡望塵而拜曰余蘭孫之父也無以報足下之賜聞君壽

將盡當為君請之於帝後三日元溥復夢前所夢者紫衣象笏謝元溥曰余不佞請君於帝帝許延君壽二十五歲富及三代害吾家者悉獲按理帝又憫余之寃受以重職復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嗚咽再拜而去元溥不敢言後三年相者復至自眉至髮熟視元溥曰陰德之氣上動於天延壽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遂以夢中所得告之相者曰昔韓子存趙氏孤故十世位至王侯有陰德故也况蘭孫身為賤隷骨肉淪謝而能不顧殊

色憫而嫁之天之報稱不亦宜乎影響錄及陰德傳

明府嫁婢

唐范明府者亡其名頗曉術數調授江南官自課其命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于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不可遠適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爾及之任買一婢詢其所從來婢曰父為某官兵寇之亂掠賣至此范復問其姓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我女不憂不嫁此而不嫁後不可知乃悉以

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而配之秩滿歸京日者見之大駭曰子何見紿前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謬當有陰德范曰俱無之日者詢究不已范偶以嫁婢事告之日者曰即此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歴官數任而終成都集記

劉齋延母

齋字士湮母明氏寢疾齋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音經數萬遍夜中感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

篤至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嗚呼謂之算盡則前定可知矣非齊之篤孝精誠烏能少延其母乎南史

彥賓歸女

偽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也進攻遂寧城破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閱旬父母持金請贖彥賓還金歸女父母泣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彥賓笑曰節旄非我所願願我壽終無病耳後年踰七十果無疾而終焉南史

李質延壽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質遇疾將死夢入隂府主吏謂之曰汝甞活七人命當延十四年壽吏執簿書稟主判者乃命使人送還質潛誌其事自是疾愈後果十四年而終焉南史

之亨放魚

梁劉之亨任南郡甞夢二人姓李請之曰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旣明有人以雙鯉遺之鱗鬛揺動而甚活之亨

悟曰鯉者李也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夕復夢前二人來謝之亨云當令君延一算 南史

從政延壽

治平之初渝州巴縣主簿黃靖國權懷化軍使有戍卒詈本轄將官黃語軍校曰詈本轄官罪當死若械禁推鞫煩紊多矣宜自處之故軍中以次箠擊至死熙寧五年黃官儀州沿臺檄出抵良原病疫而死凡二十二日乃甦因謂所親曰始見二黃衣來追出西門十數里見

宮城儀衛甚盛乃入見王黄再拜王曰何敢枉殺之俄引一人至厲聲曰可速還我命黄視之乃懷化戎卒也黄乃陳本末王曰若是豈枉殺耶卒嘿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黄出門見門户鱗次各有防衛黄問之吏指一門曰此唐武后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姦臣獄也黄曰何此輩錮之之久耶吏曰此輩死受無窮之苦歷刧無有出期既而復見王王曰卿官儀州醫工鼂從政識之乎曰識王曰有一事可以警

於世徐驅一婦人年二十餘卒以利刃割其腹刳其腸流血滿地呌號之聲所不忍聞王曰此華王簿王某妻李氏也思與聶亂聶不從故受此若聶延壽一紀陰司最以此為重也陽間網疎而多漏陰司法密而難逃避罪圖福君其勉焉乃遣還家及詢聶從政事蓋十五年矣人無知者幽冥之報可不懼乎青瑣高議

查道侍從

查道淳化中赴舉之資用于諸親舊得數萬緡偶於逆

旅次見一女子甚端麗詢之故人之女也道乃傾囊擇謹厚壻嫁之其年道罷舉次年登科青瑣高議

張女二事

趙州贊皇縣張鑾女治平四年二月七日死三日而甦語音忽變為河東人曰我樂平縣王璉姪女也十七歸閻氏夫性酷暴自經而死見二鬼導至大城有王當殿曰秦廣王也王問所以死左右取大鑑如車輪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婦嘗刲股肉救母病又嘗燃香於臂

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十二年壽宜令亟還吏送至家喉已斷乃復告王王許借屍因得至此又說冥間地獄無異人間晝者作善作惡報如影響可不畏哉青瑣高議

和璞斵牆

邢和璞好黃老之道有崔司馬者寓居荆與邢有舊崔病七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鑿聲命左右視之無所見如此七日而鑿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猶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

有數人荷鍬立於穴側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令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有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幍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為公再三請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而病愈果一紀乃終酉陽雜俎

世明變格

周世明成都人偽廣政中有一縣令謁問休咎周見其

形露骨薄乃曰官人骨相可到陛朝但多屯災耳切宜將息後注剱州録事叅軍復見周周曰善保三年一任平善乃幸也其人聞之殊不足後數日又來周曰骨氣如是無可增飾且人之心法不可算相如裴晉公密脩陰德德及於人後貴為台輔前往惟脩德濟物之外餘無禱矣其人既至任山郡寂寥公事簡少晝日閑書而已旬日後每夜夢驚不得睡睡則見軍人無數亦有百姓相雜逼近似有所訴神魂驚悸而魘遂修轉公宇亦

復如是尋於山寺借佛經看讀蔬食以禳災運仍頻夢
衆人告乞判憑乃詢訪耆宿及老僧僧云所夢恐是陣
亡兵士且當時石郎來寇關在當州殺戮不少皆埋瘞
於此必是乞公憑名歸鄉耳遂然之便買紙為錢及自
寫過關牒云應四方士庶五姓軍人陣亡客死於當州
者仰執此公文各還本土所在關津鋪戍不得欄勒開
州印因以印之至夜燎紙錢及茶酒澆酹并牒燒之是
夜夢數百人以次序拜謝告辭而去後又延僧念誦作

功德疏每日分燒遣一度或三兩日一度燒紙一一夢拜謝辭去經半年至無人入夢告辭乃止後訪尋捉得遺骸三千人綴俸錢盡燒葬直至解官歸川復謁周世明一見驚異曰別後不知作何利濟形氣骨格盡變改不同往日其人曰守懼供職而已別無施為又曰作何修禳利濟而得如是耶再三詰之乃言俸薄家貧固無可為周終不信遂談及前事周曰此乃陰德變形氣敢賀明年陞朝官必矣既而磨勘改京秩至明年遷太子

中舍馬蜀者
舊傳

康成經驗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復來曰此幽府文籍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略無它事吏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吏曰有乃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乎曰故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即失之乃遽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叛署康成為御史康成叱之曰

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但默念金剛經略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為甲冑果然乃捨去遂隱終南山不復仕焉報應記

元植及物

陳元植者粗有家道好行陰隲至禽蟲皆蒙其惠將食則百鳥飛鳴其坐隅凡十年餘一夕夢緋衣人長三尺謂曰爾甚有陰德及物於一切命皆欲濟活況人乎然爾壽命短促以此之故必當延壽宜勉為之既覺後飲

食糟加至九十九歲曽無疾苦一日晝坐袖中一物投地化為緋衣人長二尺謂之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倍延今僅百歲須歸料理脩然不見後逾月無疾而終報應記

毋公印書

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為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常從人借文選及初學記人多難色公浩歎曰余恨家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習學之者後公

果於蜀顯達乃曰今日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書公覽之欣然曰適我願矣復雕九經諸書兩蜀文字由是大興洎蜀歸國豪貴之族以財賄禍其家者十八九上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及諸印板歸闕忽見板後有毋氏姓名乃問歐陽烱烱曰此是毋氏家錢自造上甚悅即命以板還毋氏至今印書者徧於海內於戲毋氏之志本欲廣學問於後世天果從之大凡處重位居富貴多是急聚斂恣聲色營第宅植

田產以為子孫之計及一旦失勢或為不肖子所蕩至其後曾無立錐之地獨毋氏反以印書致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初其在蜀雕印之日多為衆所鄙笑及其後乃往假貸雖樊侯種杞梓未可同年而語仲尼之教福善餘慶一何偉歟左拾遺孫逢吉嘗話及因紀之以為世戒

丁甫誦經

丁甫鄀州人幼多病有僧教甫日誦金剛經甫從其言

一日病死七日見一吏引入一院有朱衣人呼判官判官問甫生平造何福業甫答曰十五歲日誦金剛經至今不廢判官讚嘆曰此第一功德金剛經比儒教論語聖人法言之根本也令甫誦經甫乃誦之如流判官曰止此非徒滅罪亦可延年遂吏令延壽一紀命吏送還為門限礙仆而覺後人多慕之而誦經甫從此日加精勤後果一紀方卒翰苑名談

樊元遇僧

樊元都下人元豐初有定安院僧真覺年五十餘不知何所人也元遇之甚厚一日僧來叩門欲别元適卧病昏迷僧去元數日乃省曰有一異事我初魂遊幽府至一門見罪人或縶或枷或帛抹其面或筐籠其頭莫知其數忽見定安院僧急呼曰何為至此乃引我入衙官中庭上官見僧下揩迎曰法師何為惠訪僧曰一弟子被攝願判官恕之判官唯唯呼吏檢元善惡吏曰一生好食鷄鴨卵當入刀鋸獄又問壽數盡未吏曰餘一年

判官曰元雖有一年算孽已甚大燒滅善簿滅其壽也令且放歸僧乃引元出僧曰吾自今日令元改過日誦金剛經幸為增其祿壽判官曰果有功德於陰法亦合延年僧與元共登小坡推元下元乃覺遣人訪僧云已去兩日矣元自兹更不肉食日誦金剛經數遍老而安强此足以知為善為惡之報矣翰苑名談

崧卿患癰

臨卭倪崧卿初任梓潼尉迎侍其父忽病癰痛甚而未

潰崧卿齋戒默祈於英顯神君夜夢神君投藥於懷既寤而瘡不痛數日自消後歸臨邛一日忽有一道人叩門語其父曰公曾遇異人乎吾見子之氣色必有陰隲者其父具以前病告之道人曰公有陰德故獲神祐不爾此癰不起自此宜無忘神明言訖辭去數步不見天意亦欲知其以陰德而蒙祐也為善者可不勉哉靈應集

李母放魚

李沖元母元豐元年四月十四夜夢臨大池掬弄池水

有一鮎魚長三四尺躍而登岸化為烏衣小兒拜李母曰妾翊日合充夫人早饍今腹中有子五千願見哀憫一身得生則五千子俱得生矣李母許之未明呼家奴戒勿買魚而奴已如市果持一鮎魚至曰方自溪岸網中爭買得之正如夢中所見腹大如二升器李母嘆異亟令放溪中嗟夫魚雖微物然知其為李母所得預來陰訴者蓋前定當充早膳也不然數人爭買何為獨李母之奴得之耶李母平生奉佛不殺壽九十餘此亦為

善之報矣勸善錄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九

分門古今類事卷二十

為惡而削門

哀侯長惡

魯莊公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誘楚文王伐蔡敗蔡師於莘至十四年哀侯以莘故繩注曰譽之也息嬀以語楚子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

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左傳

陳平陰謀

滎陽之圍陳平為高祖畫策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王能捐金萬斤間其君臣必内相誅戮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數萬斤與平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言諸將鍾

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為亞夫使迺項王使也復持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夫亞夫欲急擊下滎陽項王不信亞夫大怒乞骸骨疽發背而死平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使楚擊之平迺與漢王從西門出又使高祖偽遊雲夢縛韓信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世莫得聞而平甞曰我多陰謀

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嘗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漢書

李廣殺降

漢李廣從弟蔡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名聲出廣下遠甚而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士卒或取封侯者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才能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

人廣終無尺寸以取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後人嘗為詩云有去釣魚須作相無來射虎不封侯最為名言然不知誰之作也 西漢

虞詡獲罪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仕漢為尚書令臨終謂其子

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東漢

無忌逐良

長孫無忌以私忿逐江夏王道宗又以吳王恪人望高有文武才譖殺之恪臨終曰使社稷有靈無忌當族滅褚遂良亦譖殺劉洎後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遂良固諫不從無忌貶黔州逼令自殺遂良貶愛州遂卒嗟夫

古之君子一為非義雖有百善卒不為令德之士而天亦不以其所為百善掩一非義故卒不享令終之福無忌遂良是也豈不惜哉唐史及影響錄

蘇頲三品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三品尚書病急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頲諭以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但為桂府時殺二人減六年壽以此不至二品蓋頲初蒞桂州有二吏訴縣

令頵為令而殺吏乃嗟嘆久之遂沒蘇公之賢世稱明允而猶以枉直減其壽況它人哉影響錄

婁公誤殺

唐婁師德以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八克優詔褒美累官至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擊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曰誤殺二人減十年於是詞氣屈伏俄而氣絕夫以婁

公之明恕尚不免濫况其它哉

張說不義

唐史稱張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于觀說行事有甚不合於義者玄宗朝為中書令既失政柄乃不自安素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為相說作五君詠其一紀蘇瓌因以媚頲候瓌忌日獻頲頲覽詩嗚咽後見帝陳說忠謇累遷并州長史時王毛仲嬖幸用事說諂事毛仲為說求宰相既拜命詣毛仲謝方拜乃匍匐

捉毛仲靴鼻而嗚之玄宗驕矜自肆說首唱封禪議動其侈心時源乾曜不欲封禪及升山執事說皆引所厚善者為之超階入五品衆怨其專其姦佞不義如此先是說嘗市宅浮屠泓戒之曰無穿東北三隅也他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後祿山陷京師其子均垍先後受偽命垍死於賊中均流合浦豈非說之不義故為陰譴所削耶胡為天奪其鬼而忘僧泓之戒歟_唐史

崔應奪禄

唐博陵崔應任扶溝令亭午獨坐有老人請見應問之老人曰冥司韋判官拜謁望厚禮待之老人延入及庭自通名稱思穆曰某冥司要職閒長官宏才令器冠於當時輒將心事相託幸無驚異應曰蒙鄙何幸明靈俯降但揣微賤力不赴心苟可施於區區敢不從命冥使曰某謝去人世得居冥職愛子文卿少遭憫凶居鄭滑院經十餘載交替院務之日欠折數萬貫足實非巳用

欲冒嚴明俯為存庇應曰某扶溝令焉知鄭滑院冥使曰閣下將來歷官清顯雄居方鎮位極人臣數月後當與鄭滑院交職倘不負今日之言某於冥司願竭力分護榮貴非止一身當令慶及後嗣應曰唯唯冥使感泣而去應閒淮南杜悰作相方求政理乃具録為縣課績馳使揚州欲驗思穆之言時悰都督維揚判鹽鐵乃奏應知鄭滑院事及交割帳籍錢帛欠折數萬貫足而應扶溝受思穆寄託事實丁寧至是遽違前約曰欠折數

廣何由辨明雖非文卿所盜積年不舉當抵嚴刑窮達
既定鬼何能移於是拘文卿白其事於使文卿自度必
死預懷毒衣帶間及將死思穆見文卿曰無信之人陷
汝家族我為汝上告於帝帝許吾奪崔應壽禄然吾之
族亦滅矣文卿仰藥死應視之悔悟不已應後惑於聲
色怠於為政為妾金閨所毒而卒官果止於侍御史崔
氏遂微云翰苑名談

荀鶴惡念

梁太祖為汴帥頗延接舉人或有通刺未得見者雖累月典謁者必詢其居止以防非次請召進士杜荀鶴自九華來適遇山東用兵未即見賓吏乃置之相國寺塔院凡半載不問一日梁祖請客散後以骰子自擲意有所卜百擲無貴彩怒甚因戲曰我與杜荀鶴卜及第否應聲成堂印大喜急請杜秀才杜方沐洗忽悶絶而仆久之乃蘇曰我得吉夢既見賦無雲而雨詩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靄都相似爭表梁王

造化功大見賞遇夜飲款密遂送名春官是年成名裴贄下第八人吏問當日何夢杜不敢隱云夢在大殿一僧曰君見梁王即食祿之來也不久為詞臣苟無惡念未可量也及梁開國為翰林學士恃舊陵虐謀殺已所不悅者未成而疾涉旬乃卒此豈非惡念也哉縉紳舊聞紀

葉生陰責

開寶九年浙右有葉生者遊京師於一舖中見鬻一玉像天尊制度精妙以萬錢酬之月餘東歸與同儕登酒

樓欲罷隣坐一道士屢目葉遂揖之將别道士曰能紆轍見顧當於宋城相待明日如期往則道士已先在因偕行二十餘里至其莊雖荒凉而甚幽邃又開西偏道院登小閣即三清功德供具之類皆珍竒葉焚香熟視見有玉琢聖容二尊乃虛一座而其聖像與前所得大小皆同道士云足下身有寳氣得非收玉像乎若置之虛座即三清備矣貧道入兩都走吳蜀正為此事今應得之倘遂付與當傳乾銀之法葉生許之道士既傳其

法約一月俟術驗乃請玉像後如期道士以寳匣盛像而去臨别曰子得利術我収聖像乃宿契也然子之相法不厚所得若修奉之外賑貧為佳若自奉過優恐縱逾分必損壽齡遂去葉生歸杭遂大富方經年而侈心生大起第宅多買妹僕為長夜之飲忽一日雪寒方擁爐而道士至神色不和徐數葉曰昔日之言何不見聽今子以陰責數盡此旬葉方哀祈忽然不見後數日果發疽而卒此蓋逾其定分而損壽也識者多以為戒懼

云（紀異錄）

齊丘矯命

宋齊丘洪幷人多機智極才辯事徐知誥甚見狎宻先請廣里堠以塼甃之時人為之塼堠里大齊丘乃説知誥曰公累世相楊氏有大功民間皆知公非徐氏之嫡其實李也今有塼堠里大之兆又讖曰宻宻作楊行宻開托之初也唐唐得非公而誰天命定矣願公速副民望知誥大悅乃篡楊氏僭帝位國號大唐遂以齊丘為

相後璟立以他事誅之無遺類於戲矯天命亂人倫鮮有不及禍者得不為賊子亂臣之鑒誡乎紀異錄

孫亮減壽

合州都孔目官孫亮自郡庭歸其家遇散從官張昇於路謂之曰使府欲得公叅對公事可即同往也亮曰我方自郡庭還安有此命乎既而思張昇乃已逝人也始復驚怪意必冥司所遣乃語昇曰舊嘗有術者謂我壽當七十三今纔六十有一尚餘一紀耳非爾之誤耶曰

昇荷公恩有素非敢誤也然侯為公再詢之後二日昇復至亮所曰術者之言信有驗然公受陰譴者三是以不能盡公之所禀公治平初為司理獄吏郡人馮清訟婚理直而公抑之有諸曰有之曰此減公壽三歲也治平末公得意於郡守李公公之同曹史蘇宥者讒不能奉公公譖而逐之有諸曰有之曰是又減公壽五歲前年公從毋失色於公公怒推而仆之有諸曰有之曰是又減公壽四歲也言訖不見亮知必死是夕亮感風恙

而卒吁壽固前定而孫亮以陰譴減一紀予因錄之以為惡人之戒紀異錄

陳昱再生

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甦初見壁有一孔有一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傍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橋牓曰會明人皆用汎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有一在下者或為烏鵲所啅姊

曰此捕網者也又見一橋白陽明人皆用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柚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陳周耳遂放昱還又使詣曹檢巳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身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見追陳周往旣甦而周果卒焉毗陵集

張景改名

張景晦之以古學尚義氣少走河朔與冀州一俠少游俠者不軌事敗景亦連坐捕之甚急遂改名李田遁竄四海所至題曰我非東方兒乃木子也不是牛耕土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蓋景嘗譔河東柳先生集序破題曰一氣萬物之母也世盡知之簡寂觀道士陳復常善章奏能游神於冥寞景以李田名謁之求奏章以決休咎陳許之一夕天虛夜清冠簡精恪自初夜奏伏於露壇後夜方起起忽譴景曰陰冥之事爾尚欺之況人間

乎吾上及三清下及九幽閱籍無李田者子以欺陰固無休證矣景果終於一散官壽不五十幽陰雖不可知其可昧乎故備録之以為欺謾闇室者之戒雜録

李生促年

先生袁亢不知何地人也葛裘草履遍遊天下齊州長清縣有李生者以財豪於邑先生日過其門謂曰匄我百金為酒費凡經歲無倦色一日先生来別曰久此撓子吾將遠遊能觴我則主人之意盡矣亦將有以教子

生乃與先生出郊相餞先生曰子有大厄能慎之乃免取筆於生手掌書一慎字曰慎勿毆人出一月間門外喧競生遽出視焉有跛而訽者在生庫前出言甚穢生忘先生之言忽然毆之跛者仆地奄然生大悔泣謂母曰不聽先生之言果有大禍母曰可竄以逃生乃由其後户而去方去見先生先生曰子復歸吾為子圖之先生乃坐一静室謂生曰子出受縶吾自有計先生閤户閉目生出為吏所執俄而跛者起坐少頃乃行其去甚

速吏乃捨生令歸生入室視先生尚端坐閉目若入定者翌日乃開眼謂生曰跛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屍使走焉吾已驅其屍於靈嵓山澗之旁人迹所不至處矣先生曰子至孝宜有善報壽期合至七十四今以毆跛者促四年矣先生後去不知所之青瑣高議

崇德遇僧

閤門祇候程崇德真宗在藩邸日為殿侍上元夜將家屬入崇夏寺看燈時金吾街司招新人皆無頼之徒多窺

人家士女程見一人褐衣出入士女叢中略無畏憚程甚不平於闇密處拳擊殺遂摺紫袍襞玉帶領家屬出了無人知到曉捉賊卒不得眞宗即位程以隨龍得殿直二十年終不改轉一資每見但云且去晏駕後程自江南告哀至采石渡偶一僧視之甚久乃揖程曰何為二十年不改轉良由曾殺人見一衣褐者稱為君所殺以此陰譴故不得轉也程以實告僧曰前過金山寺為設水陸齋此人必去君必轉官程依其言還京師轉閤

門祇候由此觀之官祿固有前定人宜積善以招來無為惡而朘削也同前

浚明減官

齊州有宋浚明者好食牛肉忽一夕夢入官府觀吏閲簿籍就視之見已姓名官至端明殿學士壽至八十其下別朱書云以食牛肉若干減官至盡減壽若干吏因謂浚明曰食牛之罪若人間赦降不原者驚悔而覺浚明後累舉不第年四十六而卒云戒殺錄

李紀殺生

李紀洛陽人其父藻朝奉郎知巴州紀幼不喜書雖嚴誨莫肯就學每隨侍之官專以殺生為事耡穽網弩之類凡可以取禽獸者皆具焉尤善弾射所發輒中日循城垣或乘閒如郊必獲十數禽以歸擇可食者供饍餘皆取毛羽以充用所殺莫能勝紀元豐八年二月中張網於巴守之廨圃圃有樓名擊甌紀獨坐樓以伺之少頃見羣鵶觸網仆地紀喜躍不暇躧履跣足亟往視之

行數步為巨刺傷足血流痛劇然其心慮羣鴉脫網强至網所則其植如故無一鴉在焉遂歸足瘡日增盛以飽疾閲旬而亡時纔二十餘歲亡後二日而甦言始為二卒追去至一官府有人當廳事據案而坐促去閲簿其色怒甚呵紀曰衆生與汝何讎迺過殺如是耶汝本厚禄遐壽以殺生故銷促盡矣且當備歷諸苦謂追者曰送城隍部之既至神祠乃巴之城隍廟也神詰詈曰我司此城邑事無巨細皆所治汝敢慢我以篼轎雜物

置諸祠耶紀叩頭謝神令暫歸語父故得復甦懇求家人廣為佛事以解罪苦言畢復卒 同前

寇奢杜儉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冨貴不點油燈尤好夜晏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

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没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歸田録

叔賢降品

蔡叔賢汝人也慶歴中娶侯氏生一子名忠伯既冠博學能文慕韓退之為人排叱佛老極惡緇黄其父母不能禁止然心知福禄報應不可誣也但陰施財鏹以修寺觀多飯釋道用補其子之過一日盛夏叔賢苦心痛

不救三日再生召其子曰吾為陰府所追至一廳見緋衣人稱判官據案而坐曰汝一生好毀善道當受拔舌之苦吾告其悞判官詢祖父名及甲子日果誤矣命赴功德案照問判官曰汝果有善後一月當生於某官家得六品本合得四品猶以子所累而降父子合相坐也續命追其子叔賢告判官以方欲修東寺未了願得生還乃給半日期果復生至昏復逝其子忠伯亦卒後忠伯妻亦死經半日見忠伯有犬形之報以此知善惡之

報何啻影響叔賢官品猶以子累而降况自作孽乎翰苑名談

孫覺誤落

曽魯公嘗話同年孫覺作試院諸科考試官誤落一尚書學究對及八通誤作粗通旣落之後其人陳詞試官將議申覆對果誤落也遂别出難題一科十二人並不能對乃俱落之後因裴湘卧病往問其疾裴言死兩日後復甦見公在陰府相揖云為誤落舉人見追尚未對

定不數日而孫覺卒此可為後來試官鹵莽訛謬任私意而不行公道者之戒翰苑名談

宋公易名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奬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為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

清臣呼同年葉戲之曰清臣宋郊牓第六中選徧閲小

録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絶自解云紙尾勤

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録題臣向便是當

時劉更生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

福壽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作惡之戒也

歸田録及西清詩話

分門古今類事卷二十